



不黏

我本來很黏的，後來不黏了，孩子和丈夫就從我身上剝落，像失去水分而黑透的豆莢。

這個晚上，孩子睡不好，敞開的嘴一直沉不到夢裡去，在水面嗆嘍出不同的雜音，不斷翻滾，就是找不到一個正確下潛的姿勢。我很累，塞過幾次奶嘴，知道孩子可能餓了，實在不想走到廚房泡奶，開燈開水會同時掀醒視覺和觸覺，驅散那一團好不容易兜攏的綿軟睡意。丈夫本來睡得很沉，但我幾次上下床，他浮起的意識開始扯動他穩固的身體。

明知正在戒親餵，還是把孩子抱到床上，掀開衣服將乳頭湊近孩子嘴邊，我可以感受到裡面的奶水漸漸退潮，密佈的腺管抽空縮癢，常常漲硬的胸部頹垮下來，乳頭濕潤的裂紋重新綴合，山海大規模地在我小小的身體裡挪移遷化。如果孩子使勁含咬，還是會喚醒初眠的乳汁，讓它恍惚地滴流出來吧。親餵實在方便，不用手忙腳亂地調動各種器械，唯一要清洗的只有自己。

孩子咬幾口就生氣，原本迷濛的眼神和聲音瞬間刷清，揮舞手腳厲聲嚎哭，把我的乳房推遠，像推倒一座乾燥的沙堡。我想起他的手曾經緊緊承托，嘴邊曾經沾滿黏稠的乳汁，酣睡之後吸吮的嘴鬆開，



2018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一首獎

卻仍勾著一抹飽滿的微笑。現在奶水枯涸，風一吹來，那些如砂粒沾黏的記憶就全飛散了。

我懷疑我是不是真的沒有奶水了，竟會褪失的這麼快，還是孩子太懶惰，吸過源源不絕的奶瓶，就不再和我湊在一起地大汗淋漓地喝奶。我將孩子抱出房間，丈夫眼睛睜開幾次，卻沒有完整拼好一個表達關心的眼神，總是立刻糊散闔滅。

奶泡完，瓶身仍滾燙，仍要泡在涼水裡緩緩降溫，孩子卻在懷裡越哭越燥熱，頭髮都濕了，我突然感覺胸前衣服濕熱一片，以為是孩子的汗水，但挪開一看，乳頭前端撐開兩張黑傘，幾聲呼喚，來回撞擊空洞管線，乳汁就這樣被回響的轟鳴聲震盪出來了。

我站著嘗試再將有香氣的乳頭塞進他嘴裡，他撇頭，再將被我悶住的哭聲滿格釋放，嘴角牽出黏稠的長絲。

原來我還黏著，孩子卻已經不黏了。

他離我越來越遠，我可以贈與他的東西越來越少，先是翻出我胸前起伏的丘壑，再來就是跨出腳步步入繽紛先進的時代，首先迎面而來就是層層科技研發、臨床實證的親和配方奶粉，小小一滴增倍多少營養，細細分割塞飽每一粒分子。他身上溫濕的羊水已經完全蒸乾，體內的熔爐開始自行運轉，彷彿重新穿戴一層改良的強裝甲，身上依然飄出奶香味，卻已是他人精心釀造。



我在暗黑的客廳餵完孩子，所有哭聲再也無法從灌滿奶液的管道裡逆流而出，我才走回房裡搖抱著他逡迴幾趟，等他睡熟，輕緩放回嬰兒床，不製造任何足以搖晃夢境的波瀾。

哄睡孩子像剛做完熱身操，運用四肢、腰部拉伸，我全身都醒了，一直站在床邊，盯著丈夫赤裸的上身，影像持續輸入，終於連通身體裡某個封閉許久的暗室，突然覺得燥熱，生完孩子後很久沒有碰觸他的肌膚，也想用我疲累的喘息覆蓋他過於規律的呼吸，我沒有躺回原本比較遠的位置，直接攀附他的手臂，嘴唇貼著他的脖頸，呼出的氣息被他的血管烘熱。他先是被我的髮絲刺癢，扭動幾下，發現半邊身體被攀著，不太自由，才慢慢醒來。

我抱住他整個身體，一隻腳也攀上去，但他翻個身，背對著我，又高高架立睡意的暗影，我的手腳被他突然隆起的山峰推落，我再將手探近他的腰際褲縫，他立刻抓住我的手向後拋，我反抓住他的手，一起貼近我許久沒有這麼燥熱的身體。

他翻身回來，一臉被打擾的憤怒表情，小聲地說：「之前不是試過了嗎，太乾了。」

我吻他，才發現他的口腔如此乾燥，我潮濕的舌頭甚至可以感受到他乾裂的喉管亟欲啜取水分的吸力。他無奈地任我親吻，我卻始終翻攪不開他冷硬的舌，我也隨之枯涸，我探測到他此時的空盪，他已



2018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一首獎

經習慣徒手旋鬆所有衝刺的零件，定期把自己放乾，才可以盛裝他不斷湧出的欲望。

睡前他就關在廁所裡許久，我經過時曾瞥見他在看影片卻毫無聲息，我在房裡餵奶換尿布，忙碌地為孩子做各種睡前準備，他就將門關攏，安靜地浸泡在偶爾的沖馬桶聲與蓮蓬頭水聲中，彷彿正肅穆地執行一場神秘而濕潤的儀式。後來我走進廁所，果然一地濕亮，他卻已渾身乾爽。我討厭這種踩在水窪裡的感受，像踏入一個女人濕滑的內裡，似乎有無數根污穢的菌絲趁機攀附上來，坐在還殘留他溫度的馬桶上完廁所，我趕緊離開廁所，關門，打開抽氣開關。

我離開他的身體，把頭翻回自己凹陷的枕上，丈夫鬆一口氣之後馬上熟睡，累壞了一樣。我拉高自己的棉被，手偷偷探入下體，發現那裡剩下一塊逐漸退去的溼氣，像塗好卻忘了黏貼的膠水，逐漸朝中心收斂。

我一直都黏，婚後為了生孩子和丈夫的身體纏縛在一起，緊密地吸附住他，產後分泌黏稠的乳將孩子慢慢地充飽餵大。但斷奶之後孩子依附奶瓶奶嘴，丈夫也不再迷戀我的身體，他們以為我上上下下完全失去養分，徹底成為一株枯槁的樹。他們從我身上熟落之後，不像我最初以為的，成為乾癟的豆莢，他們依然是蓬勃的種子，帶有黏性，



2018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一首獎

四處翻飛，若找到新的落根地，飽滿的欲望隨時都要爆裂抽芽，且源源不絕地更新運送，自體內向外抽長莖幹。

我其實依然存有黏性，點點滴滴持續從我的身體溢流而出，有如持續在隱密的角落結網的蜘蛛，只要輕微的觸碰，賁張的大網就會柔軟地偎墮在那一隻朝我伸出的手上。但我卻始終被空置在原地，身體各處腔穴底窪日日向更深處坍塌，欲望的回聲變得幽遠，蛛網再黏附不到任何事物，最後只能孤絕地斷裂，在風中悠悠垂擺。

我翻來覆去，實在睡不著，應該是一直掛記著孩子剛剛喝完的奶瓶，還有幾顆哄孩子時掉落在地上的奶嘴還沒洗，躡手躡腳地下床，清洗完所有東西，小心翼翼地置入消毒鍋，避免發出玻璃清亮的碰撞聲。再走到客廳撿拾散落在地上的玩具，在黑暗中指尖碰觸到地上沙沙不平的觸感，我便在家裡積塵的角落四處翻滾，渾身黏滿塵土，像我手上用來擦地的抹布。我跪在地上，終於擦到靠近門邊最後一塊磁磚，抬頭一望，夜晚的黑布也被我扯落，整張披掛在我身上，此刻我終於失去所有黏性，化作面料光滑、毫無空隙與凹槽的塑偶。

丈夫抱著孩子走出來，初綻的晨光從窗外斜射在他們身上，讓他們通體發亮，像一株凝出露水等待晞照的植物。孩子的眼睛被光扎刺得睜不太開，嘴巴卻骨裡骨碌地含咬著奶嘴，比平常更起勁。丈夫的



2018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一首獎

褲央高高撐起，彷彿又有人在裡頭生火野營。他們兩人的欲望果然永遠膨脹，又是嶄新明亮的一天。

丈夫眨眨眼，終於看見低伏在暗影裡的我，詫異地說：「喔，妳在這裡，我剛沒看到妳。」

丈夫將孩子轉託到我手上，就匆忙地跑進廁所，接著是洶湧澎湃的瀑聲。

「他餓了，我也餓了。」他的聲音悶在廁所裡再減遞過來，聽起來潮濕而黏稠。

然後我聽見我說好。

